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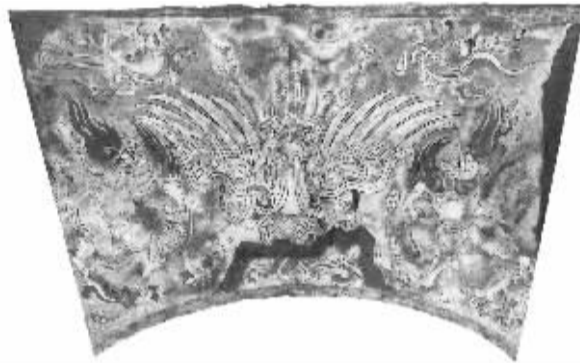
# 北朝墓穴壁画中 手持笏板的女子

位于河北邯郸磁县大冢营村的茹茹公主墓，是东魏权臣、北齐奠基人高欢第九子高湛妻子、柔然公主邻和之墓。该墓于1978—1979年发掘，墓内绘有大面积精美壁画。墓室壁画正中有一手持笏板作吩咐状的女子，为墓主人形象，河北博物院《北朝壁画》陈列展出此幅壁画的彩绘摹本。笏板，在古代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，故历朝历代出土的文物中，女子持笏板的形象极为少见，其中是否蕴含时代特性呢？

□文/图 李立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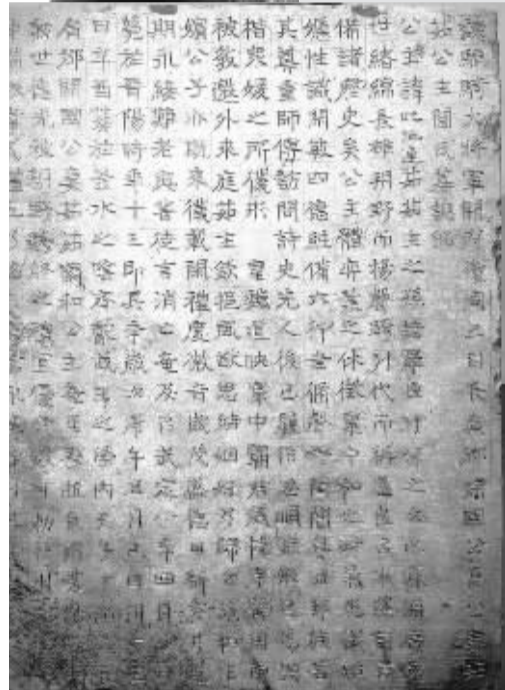
■北朝墓出土持笏女俑(徐州博物馆藏)。



■茹茹公主墓墓门壁画。



■茹茹公主墓壁画。



■茹茹公主墓志。

## 东魏画迹首次重大发现

1976年春，磁县大冢营村的农民正在村北地里劳作。忽然，一个农民的锄头似乎碰到了什么东西，“嘭”的一声从手中飞了出去。周围的人们闻声聚拢过来，他们轻轻挖开表面土层，渐渐露出一个古墓的墓顶。从墓顶判断，这座古墓规模不小，他们迅速向有关部门汇报了这件事。经河北省文物部门批准，1978年9月至1979年6月，考古发掘队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。从墓志铭可知，墓主人为“魏开府仪同长广郡开国高公妻茹茹公主闾氏”。也就是说，这座墓是东魏大丞相高欢第九子高湛妻子的墓。此处的“茹茹”(也作“蠕蠕”)，并非公主名字，而是北方少数民族“柔然”族的别称。茹茹公主姓郁久闾，名叱地连，封号邻和公主。公元542年，茹茹首领阿那瓌将孙女嫁给东魏丞相高欢的第九个儿子高湛，双方通过和亲结成政治联盟。

据《北史·齐本纪》记载：“世祖武成皇帝讳湛，神武皇帝(高欢)第九子，孝昭皇帝(高澄)之母弟也。仪表瑰杰，神武尤所钟爱。神武方招怀荒远，乃为帝(高湛)聘蠕蠕太子庵罗辰女，号邻和公主。帝时年八岁。元象中(539年)封长广郡公”。那一年，高湛八岁、邻和公主才五岁，双方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结成的娃娃亲。阿那瓌，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投奔洛阳获得北魏支持在塞外崛起的柔然可汗。在北魏分裂为东、西魏时，他乘机摆脱依附地位，并凭借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，使东、西魏两个政权“竞结阿那瓌为婚好”。先是西魏文帝将舍人元翌之女封为“化政公主”，嫁给阿那瓌兄弟塔寒为妻，又自纳阿那瓌之女为后，加以金帛诱之。兴和二年(540年)，阿那瓌之女病故。东魏宰相高欢借机挑拨离间，首先揭穿“化政公主”之假，又云西魏文帝与周文合谋杀害魏孝武及阿那瓌之女，答应为阿那瓌雪耻，并允诺“以天子懿亲公主结成婚”，将东魏公主嫁给阿那瓌的儿子、在继承序列里排在第一位的庵罗辰。第二年，为进一步巩固两国盟友关系，阿那瓌和高欢都同意继续婚姻外交，且提高联姻的等级。于是，阿那瓌的孙女邻和公主嫁给高欢的第九子长广公高湛。遗憾的是，八年之后年仅十三岁的邻和公主不幸夭亡。东魏天子下诏曰：“长广郡开国高公妻邻和公主，奄至丧逝，良用嗟伤。既门勋世德，光被朔野，送终之礼，宜优常数”，为她举行隆重葬礼并施以厚葬。当然，这同样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，由此表达对柔然族的尊重。

当年，茹茹公主墓属于重大考古发现，以规模大，出

土器物多，艺术水平高，在国内外轰动一时。据该墓发掘简报记载，墓中出土陶俑1064件，陶镇墓兽4件，陶牲畜31件，陶模型器33件，陶器23件，青釉仰覆莲带盖瓷罐1件，石灯4件，金器52件，铜饰3件，铁器23件，玛瑙珠76颗，料珠474颗，墓志1盒。出土器物数量之多，为全国各地已发掘的北朝墓中所少见。其墓志及出土遗物，是了解北朝政治、经济、宗教、艺术、中西交通的重要资料。此外，墓道、甬道、墓室内均有大面积精美的彩色壁画，是东魏画迹的首次重大发现。这些壁画线条流畅形象生动，显示出东魏壁画艺术的精湛水平。

## 手拿笏板的北朝女子

茹茹公主墓壁画布局严谨，人像比例准确，服饰生动逼真，可见绘画者卓越的写实能力。墓主像，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墓葬壁画中一种常见的题材。茹茹公主墓室壁画的主要位置，就出现了墓主人形象。这个场景应是在墓主人内室，通过侍女成群的画面，着意表现墓主人的尊荣显贵。画面上共有七个女子，其中六人头梳双丫髻，手执羽葆、华盖、团扇、杯盏等物，应为茹茹公主的侍女。处于画面主位的那一女子，体态丰满，头戴峨冠，右手举手板作吩咐状，正是茹茹公主。

手板，又称“笏板”或“玉板”。我国第一部汉语词源学著作《释名》给出的定义为：“笏，忽也，备忽忘也。”《礼记·玉藻》写道：“凡有指画于君前，用笏；造受命于君前，则书于笏。”由此可见，古代大臣朝见天子时，双手执笏以记录君命或旨意，也可用来书写向天子上奏的章疏内容，为备忘提示用。据说，笏板还有另外的作用，就是挡住自己的脸，以彰显龙威，上朝面见天子眼睛要望着笏板，表示对天子的敬意。可以说，“笏板”在古代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，正因如此，历朝历代出土的文物中，女子持手板的形象极为少见。

由“右手举手板作吩咐之状”的茹茹公主，笔者很自然地联想到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——北朝双髻女立俑，此俑1992年出土于徐州铜山内华北朝墓。双髻女立俑端庄清秀，体态修长，灿烂的笑容令人过目难忘。这件陶俑，无论色彩样式还是形神兼备的人物塑造，都属同时期出土陶俑中的佼佼者。历经千余年，依然明媚鲜活。当然，最让我心动之处莫过于，这个女俑手中也拿着笏板。更为巧合的是，这两个手执笏板的女性形象，都属北朝时期。东魏是从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，都城在邺城(今河北临漳县西)，以晋阳(今山西太原西南)为别都。

茹茹公主的公爹高欢坐镇晋阳遥控朝廷，势力范围包括今河南汝南、江苏徐州以北、河南洛阳以东地区。出土“北朝彩绘双髻女立俑”的徐州铜山，正在东魏政权的统治范围之内。

## 精神上自由开放的时代

时间与地域如此巧合，从中是否传达出了某种“共性”呢？这首先让人想到“她们”所共处的时代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史上一个极其自由、开放的时代，妇女们挣脱了秦汉时代礼教对女性的束缚，努力为自己争取权利，这一时期的女权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鼎盛。在女性以前很少涉足的政治军事领域，都可见她们的身影(巾帼英雄花木兰的故事，就诞生于北魏时期)。在婚姻生活中，不少女性主动追求爱情，在社交与婚姻中享有高度的自由。她们还往往以家庭主宰的身份出现，当时民间有“健妇持门户，胜一大丈夫”之说。甚至，在这个被称为中国学术文化的“黄金时代”，妇女的表现也绝不逊于男子，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。可以说，这一时期的历史遗迹、文物遗存中，出现一南一北手持笏板的女子形象并不足为奇。由此亦可见，出土文物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信息，远比史书上记载的更复杂、更丰富。

当然，对于手持笏板的古代女子，我们也应该本着欣赏的眼光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避免将思路纠缠于“笏板”本身的象征意义。明代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：“顷之，(祖母)持一象笏至，曰：‘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，他日汝当用之。’”明代规定，五品以上的官员执象牙笏，五品以下不执笏。归有光的祖母拿先人的象笏勉励他勤奋读书，希望归有光将来也能执笏在朝为官——“顷之，持一象笏至”或许在告诉我们，“女子持笏”有可能只是一种很偶然的行为。